

人机关系与后人类伦理

——列维纳斯他者理论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解读

聂成军,董钰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摘要:《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是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于196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小说融合了迪克关于技术理性、人工智能、大众传媒与宗教信仰等多方面思考,以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未来科技发展的可能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在身体与信息深度融合,人一机/物的物理界线日渐消弭的过程中,“我是谁”“我应当怎样面对‘它’”成为不断被叩问的问题。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中暗含着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在此视域下对《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人一机/物关系进行解读,无疑是一条超越人一机/物二元对立、摆脱主体性焦虑、重构“人”与“非人”伦理关系的新路径。

关键词: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I06;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3)05-0079-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11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and Posthuman Ethics: Interpretation of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Based on Emmanuel Levinas' Other Theory

NIE Cheng-jun, DONG 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is a novel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writer Philip K. Dick in 1967. This novel blends Dick's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ss media, and religious beliefs, presenting possible paths of fut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 series of complex ethical issues that arise from them in the way of imag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information, the physical boundary of "human-machine/thing"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erefore "Who am I?" and "How should I face 'it'?" were constantly questioned. Emmanuel Levinas' Other Theory is an implicit response to the above question. In this perspective, it undoubtedl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ath to surpass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man-machine/thing", get rid of subjective anxiety, and reconstruct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by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W029);第1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9T12057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2023lzujbkyjh004)

作者简介: 聂成军(1982—),男,白族,云南保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思想史及批评实践;
董钰(1999—),女,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文艺美学。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n-machine/thing” in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Key Word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Emmanuel Levinas; ethics of the Other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是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于 1967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赏金杀手里克受命追捕从移民星球逃回地球的仿生人的故事。这部曾获星云奖提名的经典作品以及由其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一同被视为“赛博朋克”浪潮的先声,在科幻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曾两次获阿瑟·C·克拉克奖提名的著名科幻小说家亚当·罗伯茨在他的理论性著作《科幻小说史》中写到,“菲利普·K·迪克可以算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1]。詹姆逊认为“(菲利普·迪克)是科幻小说领域的莎士比亚”^[2]。作为迪克的代表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融合了他对技术理性、人工智能与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思考,以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未来科技发展的可能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这部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小说近年来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受到重视,从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后人类”转向下技术狂欢所引发的惊喜、震颤与深层困惑。

从控制论的诞生到人造生命的出现,技术一方面加强了人的外在性力量,另一方面又消解着人本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伴随着主体性的身份认同危机持续涌现,科幻小说中“非人”物种的出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焦虑。人一机/物的伦理关系成为不可避免且令人不安的话题,在身体与信息深度融合,人一机/物的物理界线日渐消弭的过程中,“我是谁”“我应当怎样面对‘它’”不断被叩问。《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所做的正是在科幻语境下思考“后人类”时代“人”如何对待他者、认识自我的伦理议题。仿生人应该被当成“人”还是“物”? 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工具”赋予其合法身份并把它们纳入人类总体性族群之内,还是应该将其视作必须要加以防范的危险品而排除在自身之外,抑或是既不吸入也不排斥,平等对待并保留其绝

对“他异性”?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中暗含着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先于自我,差异性先于同一性,“他者之脸”以其彻底的“他异性”既不为我而存在又不被我所占有,与“绝对他者”的交流促使自我越出有限的存在,向着无限性敞开。在此视域下对《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人—机/物关系进行解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人一机/物二元对立、摆脱主体性焦虑、重构“人”与“非人”伦理关系的新路径。

一、伦理环境:作为隐喻的赛博空间

外部环境与身体复杂交融所产生的动荡、基于肉身实在的感知抽离、内外边界的混淆,是科幻小说中赛博空间的主要特点。《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将小说背景设定在遭受核打击后的未来世界,放射性烟尘使得动物濒临灭绝,地球表面呈“基皮化”^①,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一部分人遵循政府指令移民外星球,剩下不愿离开的人类在各种新型装备的支持下过着“高科技”生活:情绪调节器通过电子参数满足人类不同的情感需求,比如虚拟的“默瑟”形象通过可操纵的手柄邀请体验者和他一起“受难”,以获得沉浸式的宗教慰藉。在这种赛博空间内,技术与身体是一种高度耦合的拼接关系,信息可以穿透身体的物质表层而直接与神经系统相连。

这种人机间的互动理论最开始来自 20 世纪中期的新兴学科——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维纳通过分析假肢和人类互动的过程阐明了人与机器融合的概念,维纳提出佩戴假肢的人是“一个由机器人和人体部分共同组成的系统”^[3],人体发出的每个运行指令都被假肢所接收,反过来假肢的所有动作也都受到大脑的反馈,机器与器官已融为一体。唐娜·哈拉维受

① 基皮化指的是核战后地球表面被垃圾覆盖且不断衰败,成为熵增的废墟的景象。

此影响,将赛博格明确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和生物的杂合体”^[4]。当腿脚不便的人依靠拐杖获取周围环境的信息时,无论承认与否,人类与机器已经同处于一个整体性系统中,眼镜之于近视的人,助听器之于聋哑人,战争中可以发出口令的头盔之于飞行员等,都是同样的道理。实际上,哈拉维将赛博格概念引入日常生活后,充分发挥其改变物种界线的潜力,使其成为一种极具后现代色彩的讽喻性政治神话,超越了附属性假肢和身体躯干的连接而迈向更彻底的深度融合。《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设定,开头即描写了男主人公里克·伊兰使用情绪调节器的场景。“只要把电流调得够高,你醒来就会开开心心的……调到C档,它就能克服自我意识之外的一切阻碍。”^[5]甚至不需要有形的接口,信息便可直接穿透大脑皮层,将感知编译成代码随意释放。讽刺的是,小说的主线——人和仿生人的区别之一恰恰是情感的有无,人是随机的、人是感性的、人是神圣的,因此人可以通过沃伊特·坎普夫移情测试而仿生人却不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克在此处的描写暗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嘲讽和对控制论下自我主体的担忧。情绪调节器的存在证明“人之为人”的标准从一开始就被打破了,尽管人类通过饲养动物以不断彰显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同情心的物种,但还是改变不了诸种界限逐渐消弭的事实。这种崩塌从情绪到信仰一路蔓延,伊兰无法从丈夫身上得到的情绪价值由电子参数准确赋予。小说中的另一人类——“鸡头”^①伊西多尔则是在无人废墟中依靠默瑟老人获得集体性认同。默瑟老人是一个虚拟的宗教形象,使用者双手握住两个手柄就可进入场景与同时段的其他使用者跟随默瑟老人一起向山顶攀登。这是一个西西弗斯般永无止境的痛苦循环,跋涉总是会重新滑向谷底且碎石不断滚下,虚拟场景中的疲惫和伤痛与现实生活中身体所实际遭遇到的别无二致。就在这一受难的过程

中,被人类社会排除在外的特障人伊西多尔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他不但肉体上与威尔伯·默瑟合一,意识与精神也与默瑟融为一体,就像其他每一个此刻握住了手柄的人,不管他在地球上还是在那个殖民星球上。他体验到了所有人的思绪,听到了熙熙攘攘的杂音”^{[5]21}。共鸣箱中的自我意识与“他者”的意识有一种令人目眩的交流,仿佛广场上集体祈祷所产生的那种无法抵抗的致命吸引力,只有人类才可以体验这神圣的融合。然而小说最后借脱口秀主持人巴斯特·弗伦得利之口揭发了默瑟老人其实是资本公司的一场骗局,他们找来不知名的醉汉在廉价的场景中重复表演登山的过程,把他包装成救赎的神明。仿生人再一次于背后露出了无声的嘲讽,伊西多尔早已被机器控制却不自知,被视为人类特权的宗教情感只不过是一堆电子数据构成的“拟象”,是末世中的自欺欺人。

共鸣箱与情绪调节器一同作为身体的延伸,被并入整体性结构中,赛博空间内的新型主体的物质基础已不再是纯粹的碳元素,而是碳-硅元素的结合体,血肉之躯抑或电子数据只是一个构成比例的问题,生命与非生命的界线进一步被擦除。“当系统的界线是由信息流和反馈回路决定的,而不再由表层表面决定时,主体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装配和分解的系统,而不是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实体。”^{[6]212}建立人类个体性和自主性的根本基础,已经从自我占有变为以组织性闭合和反身性为基础的各种属性。应该承认的是,这种内外混乱、变动不居、充满异质杂合性的主体观念绝非只是单纯的未来式幻想,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6]394},自由主体一直处于各种层级的控制论系统中。从微观来说,生物体是由细胞构成的,从宏观来说,个人也是组成民族国家的机体,人类从一开始就是由零件组装起来的并且自己也是更大设备的组成部件,信息在其中

① 鸡头:小说中指留在地球上不参与移民且因辐射导致基因变异而无法通过智力测试的智障人士。

不断流动渗透,赛博格不仅是科幻神话,更是反讽性的政治隐喻。

就从这一层面来看,作为人类的里克、伊兰、伊西多尔不仅与仿生人没什么不同,而且与科幻世界外的普通人也无不同。迪克的小说与凯瑟琳·海勒、唐娜·哈拉维等后人类理论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赛博空间内所建构的电子人(Cyborg)的形象解构了长期以来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体,同样都是信息流和反馈环构成的系统,意味着曾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失去特权,无法再想当然地“是其所是”。仿生人这一另一物种所代表的绝对他者,从科幻世界引向更深入的伦理问题,并牵扯出“人”这一种属概念和伦理概念的存在论危机。

二、伦理困境:人一机/物界线的崩塌

将信息与媒介视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性的处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界线的固有看法。20 世纪的这种控制论浪潮渗透到人文社会领域,产生了一种极具变革性的观念,即认为人类主体的各种界线不是既定的,而是流动的、可供争夺的,看似稳定的内外之隔实则是被建构的,过去被认为是物质实存的身体早已融入周边环境。随着这种内—外关系的混淆,自由人本主义时代封闭的“胶囊形”主体也得到了彻底的颠覆——统一、理性的自我受到质疑,身体不能再定义身份,曾经被排除在边缘的非人“他者”由此撕开了一条裂缝。于是,当人类制造出与自身外表面貌完全一致的“枢纽 6 型”高端仿生人时,主体失位的恐慌随之袭来。

在小说中,将仿生人划到与人类在本体论上完全不同的范畴是基于一种科技手段:能否通过沃伊特·坎普夫移情测试。“移情现象只存在于人类社群中,而智力则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于所有门类的动物身上,甚至包括蜘蛛。”^{[5]20} 尽管仿生人“有两万亿个组分,以及多达千万种可能的脑活动组合”^{[5]29},但在人类眼中“没有同情心”的他们在这—测试下依然只能挣扎无助。当仿生人在智力上远远超出人类的

神经系统,确证人类特征的依据便自然而然地由理性转移至情感。为了区分非人类“他者”,维持自我种属的优越性,后人类时代不得不抛弃自笛卡尔“我思”以来建立起的存在基础。可问题是,这一无可奈何的转向并没能弥合裂口越来越大的人机界线。里克在追杀仿生人鲁芭的过程中观看了她的表演,舞台上演唱莫扎特歌剧的鲁芭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命力,连里克也认为她“多么生机勃勃,多么美丽炫目”^{[5]100}。鲁芭会欣赏现代主义画作、会为同类的处境担忧、会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周旋,一度让赏金杀手里克出现动摇。相比之下,可以通过测试的雷施却显得冷酷无情,他能够对充满求生欲的面孔毫不留情地下手,得知里克曾有过片刻的犹豫时认为里克只是被鲁芭的外表诱惑,“想跟一个女仿生人上床——如此而已”^{[5]146},甚至建议里克“先跟她上床……然后杀了她”^{[5]146}。像机器的人和像人的机器反映出混乱中界线的不确定,鲁芭临死前对雷施绝望地嘲讽:“你不是真人。并不比我更真。你也是仿生人。”^{[5]134} 质疑着靠移情测试分辨出来的生命外在表征的不合理性。鲁芭与雷施的对比无疑彰显了人类与非人类他者遭遇到的一种无法解决的伦理悖论:人必须杀死仿生人以维护自身的存在,但杀死仿生人又意味着人的本质特征“同理心”的缺失。实际上,拥有自我意识的“枢纽 6 型”仿生人自被创造的那一刹那起就超越了“工具”的定义,在此背景下依旧将人类与仿生人的关系限定在“主—奴”或“主—客”的疆域内必然会面临困境。

这种逻各斯中心下对他者的认识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者’被认为是与‘同一’的分离,最终要复归于‘同一’”^{[7]2}。无论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还是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他者”都受“我”统辖或在“我”注视之下。而列维纳斯提出了另一条路径,“同者并不以任何方式囊括他者”^{[8]30},“他者”抵御着“我”的权利,终究是不能被还原成“我的”。“前一种‘他者’只是再次肯定了‘总体’,而后者则是向无限敞开了大门”^{[7]2},前者

正如雷施和里克前期对待仿生人的态度,要么在“人类之特权”下理所当然地奴役他们,要么视其为具身性的威胁毫无负担地除掉他们,又或者把美艳的女性仿生人鲁芭和蕾切尔当作欲望对象和情色替代。说到底,这些“他者”不过是从属并服务于“我”的工具,因此“我”尽可以认识他们、掌控他们、贬低他们以确认自我、还原自我、通达自我的存在。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总体性暴力,在人“是”人、使人“成为”人的这一过程中没有“他者”的位置,只有自我的生成。列维纳斯的理论体现出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继承性批判,既看到了存在的动态化,又看到了存在命令对“他者”的抹煞。“凭借同一性话语系统,人将自身安置到一个似乎可以理解、俯瞰、主宰万物的安全境地,却由于缺少与他者的对话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以及文明维度日趋单一化的窘境中。”^[9]在移情测试下,人被命题所捕捉,套上了概念的枷锁,这其中既无“他者”,也无时间,于是存在着的“人”变成了存在者“人”,反而丧失了人的原初特质——无序与感性。当仿生人普里斯诉说战友时潸然泪下,鲁芭对生命与自由抱有极大的热忱,人类彼此间却充满傲慢、冷漠,人的情感显得不堪一击。一直想要努力占据“人”的位置而排斥“人”之外的“他者”,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使人成为非人,使人与仿生人的界线不断模糊。

凯瑟琳·海勒在评价第二波反身性控制论浪潮中形成的新型主体时说,“对个体而言,终极的恐怖是要继续陷落在另一种生物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建构的身体‘内部’”^{[6]214}。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这种恐慌是双向的,普里斯带领的仿生人为了不再被奴役,杀人反抗后逃至地球,时刻警惕赏金猎人的追捕;以警察局局长哈里·布莱恩特代表的人类同样提心吊胆,唯恐混迹在人群中间的仿生人对自己的身份安全造成威胁。这一紧张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仿生人畏惧被当成工具的命运,人类小心翼翼地提防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工具异化或取而代之,彼此都怀着惊惧的目光互相审视,害怕被对方所吞噬而失去自我。人一机界线的崩塌没

有消弭对立冲突,反而加剧了两个族群之间的矛盾。为了维护族群的独立和内部的整体性安全,只能靠不断地打压、征服对方,将其抽象化、客体化,因此陷入了暴力的恶性循环。人与仿生人互为“他者”,唯我论下的不断压制必遭抵抗,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这正是现代世界战争危机的根源,也是后人类时代人机焦虑的症候。小说中的核战背景和赛博语境下的双重隐喻在此形成互文关系,指向建构主体性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基于此,列维纳斯创建的不同于以往的“元伦理学”,可以依靠“他者之脸”开辟另一条路,打开外在性的向度,超越人的有限存在而至无限,以便寻求与异类生命的和谐共处之道。

三、伦理选择:面向“他者”,超越存在

在列维纳斯看来,打破占据人类认知中心的“总体性”唯我论暴力的关键在于“他者”的“面孔”,“面容在关系中仍保持绝对。那总是怀疑自己被囚禁在同一中的意识所具有的唯一辩证法,现在中断了”^{[10]179}。“他者”裸露的双眼、直接而坦率地凝视以一种超越一切的尺度来与“我”进行对话,此“临显”无关身份、职业、习惯、个人好恶。就像我们永远不能从他人的五官或表情中读出他人的全部,“面孔”所拥有的“不可见性”意味着自我无法将“他者”对象化、命题化、本质化,而只能与其“交谈”。“面容拒绝占有,拒绝我的权能”^{[10]182},在世界中与“他者”之脸的遭遇总是陌异且具体的,仿生人以其具身性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无法被归化的面孔。正是鲁芭、蕾切尔、普里斯等一系列“脸”的出现打乱了秩序,使里克重新定义了生命与自我,克服了主体性焦虑,在结尾完成了对人性回归的呼唤。

迪克在小说中写到,仿生人最初是为了鼓励移民而生产的,政府承诺只要移民外星球就为每人配备一个仿生人帮助其生活,而负责该项目的罗森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技术的支持下总是力图把仿生人制造得与真人无异,直至最后除了移情测试再难分辨。仿

生人是人类因自身目的而创造的,人们自恋地将其设定为与自我一致的外貌,仿佛是宇宙中第一造物主的复制品,这其中依然暗含着人类中心的种属优越感。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仿生人具有了自我意识后,他们的脸庞所折射的却远非人类自身的投影,其表情永远溢出意向性视觉呈现,超越人类之父对其的认同性感知。在追捕仿生人的过程中,里克逐渐察觉到自己官方给定意识形态蒙蔽下的偏见。一开始他认为仿生人天生就不该拥有权利,因此当“一个逃亡的机器杀了主人,还具备了比许多人类更高的智力,对动物毫无感情,对另一个生命的喜怒哀乐完全无动于衷”^{[5]30}时,猎杀他们完全合理。然而实际上其中的悖论显而易见:先有人类的奴役,后有仿生人的反抗,更何况患有“情感缺失症”的人类通过情绪调节器和电子宠物多次证明了这两个区分毫无意义。于是,见识过鲁芭动人的歌喉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庞后,里克内心出现波动,“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她本可以在地球上好好发挥专长的。彻底疯了”^{[5]138}。此次遭遇使鲁芭超越了“冷血死物”的定义,活生生的存在让里克发出了“你觉得仿生人有灵魂吗?”^{[5]137}的疑问。

“他者之脸”质疑着“我”的自由意志,终结了理性主导下的主体性幻觉,继鲁芭的叩问之后,蕾切尔以切实的性体验再次冲击了里克对仿生人“他者”的抽象化还原。早在之前,雷施就告诫过里克,对女性仿生人的感觉只可能是性欲望,然而真正面对蕾切尔时,一种奇妙的感情不可抑制地开始滋生。看着蕾切尔微蹙的秀眉、尖瘦的下巴,“他俯身吻了下她干涩的嘴唇。没有回应……但他又感觉到一点什么”^{[5]194}。里克也无法解释在那一瞬间体会到的是不是类似于人类之间独有的爱情,但不管承认与否,此时的蕾切尔已经远远超出了里克的掌控。“法律上你没有生命。但其实你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你是一个有机实体。”^{[5]204}里克杀死鲁芭后摇摆不定的立场再次猛烈动摇,他终于意识到这堆半导体线路搭建起来的“机器”也拥有灵魂。人一机关系在里克与蕾切尔面对面的

肉体交合中完成了逆转——女性仿生人不仅没有被“收回”反而掌控了男性赏金杀手,他想要杀她却已经下不了手了。这一切发生在“濒死”“他者”的注视下,发生在无法被抽象化的具体情境中,“他人的看,其直接性难道不是那最卓越的暴露,即向死的暴露吗?脸,那最直接不过的脸,是那被死所瞄向者,是那‘被死亡瞄得死死的’东西”^{[8]74-75}。此前即使官方意识形态给予仿生人的定义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雷施一再强调对待仿生人不必抱有感情,但在蕾切尔完全裸露的身体和面孔前,所有固化前见都失去了效力。虽然蕾切尔没有进行暴力反抗,但她活生生的存在就已经使里克的总体世界破裂。女性仿生人以其柔弱不设防甚至丧失求生欲的面孔瓦解了里克的人类霸权,也重构了里克的主体性。里克不再一味地占据存在中心,而是试图重新思考所有异类生命的价值。一方面,里克对六个仿生人的死亡抱有同情,在完成任​​务后感到异常疲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赏金杀手”的职业,正是这种对自身的审视成为其人性复归的关键。另一方面,里克对宠物的态度也从带执念的目的性倒向单纯地热爱生命。养活物不是因为能满足或彰显“我”的同情心,而仅仅是因为它作为有生命的物种值得被尊重。突破了移情测试的限制,不再囿于人的总体性概念而把“他者”作为匿名的工具,里克终于重新开启对人性的召唤。也就是说,在人机界线消弭带来的存在论危机下,当主体性争夺愈演愈烈,不是杀戮或者抢位,而恰恰是通过与“他者”的交流,自我才能不断“去是”,是让位给“他者”留出的空隙,构成了自我的最后一道底线。这也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伦理先于存在,“仅仅在我是负责人的这一意义上,我才是我……这就是我不可让渡的身份:主体”^{[8]62},为异类“他者”负责的自我才是不可替代的。

此外,在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下,异类生命的伦理意义总是在无限延伸。“赛博空间除了提供技术的理论支持以外,它是一种科幻想象发生的场所,既是赛博文化物化的表征,也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11]科幻小说与其他文类

最大的不同便在于现实与虚拟关系的倒置,如果说一般文类是从现实走向虚拟,那么科幻小说则完全相反,是从虚拟走向现实。其所有背景设定可以完全基于想象而不需要物质实体的支撑,拥有充分虚构的权利,但也正因如此,它所有形象的呈现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建立联系,才能突破无法兑现的想象空间促使书写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文学手段使仅仅存在于虚构中的东西附上现实的影子。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我们能够从仿生人身上看到多重“他者”的身影:鲁芭是追求自由的代表,普里斯是反抗奴役的领袖,蕾切尔是危险与情欲并存的象征。赛博格身体因此可以置换成被驯养的动物身体、被压迫的被殖民者身体、被当成欲望能指的女性身体。在此意义上,人一机关系其实具有多重伦理意味,“面向他者”因此有了更深远的维度,向着一切二元对立中被驱逐到存在中心之外的对象无限开放,而后人类主义也在对“人类中心”的伦理反思中走向了与后人文主义的交媾,“他者”所暗含的超越有限的潜能,则可以在突破种族中心和自我中心的道路上为人的主体性重构提供别样的路径。

四、结语

科幻小说的特点在于言及未来又剑指当下,以文学的方式对技术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同时对人性本质等形而上的问题进行哲学性的思考。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不仅是男主人公里克对智能生命的疑问,也是作者迪克对后人类时代所要面对的新型“他者”的追问。当身体界线逐渐模糊、人的身份定义受到挑战时,过去固有的伦理观念就不得不调整自身以适应技术嬗变后新型的人一机关系。在此背景下,逻各斯主义框架内主客对立的划分似乎不再具有效力,任何对“他者”的暴力压制或整合还原都是徒劳,都无法摆脱异类生命所引发的主体性焦虑和存在论危机。唯有破除总体性幻觉、面向“他者”、敞开自我,以新型的责任主体代替陈旧的封闭主体,才能

拓展人类之域的边界,走向人机共生的合理路径。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巧妙回答了迪克的困惑,在与仿生人不断遭遇的赛博空间内,超越生存困境不能靠简单地排斥或吸入“非人”他者,人类也不必站在自身的立场通过“梦见”这一能力给另一个族群附上标签,无论仿生人能不能梦见电子羊,总归有不受人类掌控而梦见电子羊的权利。

参考文献:

- [1] 亚当·罗伯茨. 科幻小说史[M]. 马小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6.
- [2] 詹姆斯. 未来考古学[M]. 吴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45.
- [3] WIENER N. God & Golem, Inc: A comment on certain points where Cybernetics impinges on relig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4:74.
- [4] 刘介民,刘小晨. 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300.
- [5] 菲利普·迪克.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M]. 许东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 [6]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 刘宇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7] 孙向晨. 面对他者:列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8] 列维纳斯. 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M]. 王士盛,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9] 王茜. 动物的“面容”:列维纳斯的面容理论与生态伦理批判[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6):119-129.
- [10] 列维纳斯. 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 朱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1] 钟舒. 赛博空间:中国科幻文学的一个批评语境[J]. 当代文坛,2020(6):194-199.

(责任编辑:李亚平)